

维赫尔·奥黛尔 (*Vehrer Adél*)

蓬农豪尔毛¹地区的中世纪传说



总结

蓬农豪尔毛镇是西匈牙利游客访问最多的居民点之一。这个地方可能是我们匈牙利基督教民族以及欧洲文化的摇篮。蓬农豪尔毛地区的民间传说和传奇保留了所有历史时期有关的珍贵民俗传统。本论文将着重介绍其中与中世纪有关的部分。我国历史文献表明，许多阿帕德王室相关的故事与蓬农豪尔毛地区有关系。坐落于我国第一座修道院周围的许多村庄都保存着圣伊什特万、圣伊姆莱和王后真福者吉塞拉的许多民间传说，而且还流传着“征服家园”开国军队的事迹，国王圣拉斯洛和贝拉四世等有关的一系列历史传说瑰宝。除了它们的文化旅游意义之外，这些当前仍然可以收集的叙事的特殊价值在于，它们是父子相传的，而且它们的保存跨越了我国一千年的历史。

关键词：民俗、民族历史、民族英雄、历史传说、匈人 - 匈奴族

序言

民间传说是民族学当中甚少被研究，但仍然是非常宝贵和多样的领域。在许多地方，老年人仍然记得他们家乡起源、历史、著名历史事件和名人事迹。从科学角度来看，过去几十年中所记录的，仍然可以收集的历史传说，如反映匈牙利人民历史观的风俗同样重要，而且它们也是我国民间文学的独特瑰宝。

维赫尔·奥黛尔博士 (Dr. Vehrer Adél PhD) 匈牙利杰尔市塞切尼·伊什特万大学 (Széchenyi István Egyetem) 阿帕曹伊·切莱·亚诺什 (Apáczai Csere János) 学院副教授 (vehreradel@gmail.com)。

在旧世纪,匈牙利人民重要历史事件通过口口相传的传承方式形成了民族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十九世纪为止,都没有被记载。这时候,民族学,其中是民间文学的专家开始对历史传说进行研究。那时候,本着浪漫主义浪潮的精神,整个欧洲开始收集和记载民间文学作品、故事、传说和歌曲。到20世纪,在最初的民间文学征集热潮消退后,与其他民间文学体裁相比,历史传说的研究不再那么受到重视了。然而,于千年之交,又恢复了对保护匈牙利人民尚未成文历史的民间传说的兴趣。即使在今天,我们仍在探索隐藏在遗忘的阴霾中的民间历史。众所周知,历史传说始终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在其上沉淀了一些具有道德教育的、加强对家乡眷恋的或者往往充满神话世界色彩的神妙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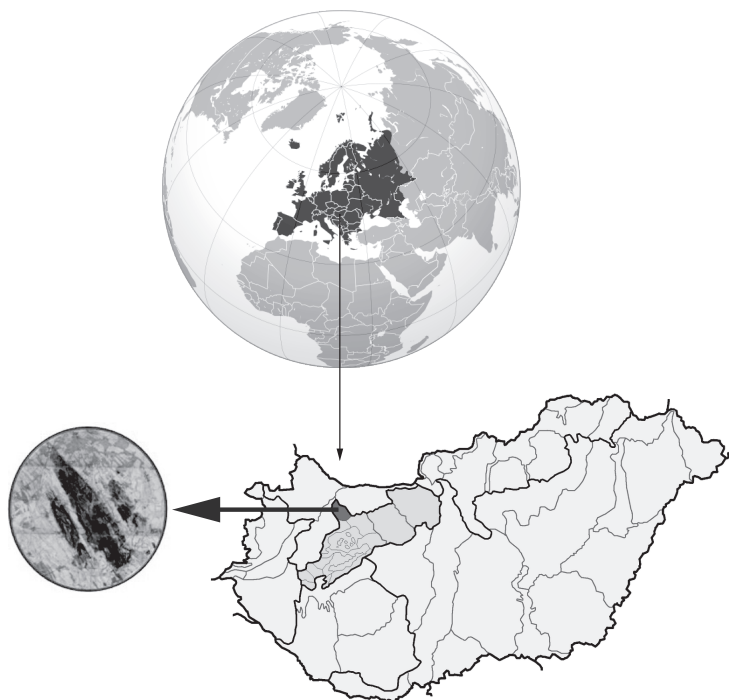
民族学作为历史学的辅助科学,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对缺少源头的历史事件的还原,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口头流传数百年的,一组相同内容的传说的连续性会让我们产生怀疑,然而,发人深省的是,我们接受编年史中的信息为事实,只不过是因为将其视为书面信息来源。对我们一般祖先来说,可靠的信息来源是祖先的记忆,口头文学中保存的无数的故事和地方传说。在20世纪上半叶,森德莱伊·日格蒙德(Szendrey Zsigmond)写道: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传说就像个文物:向研究人员展示了不仅一个失踪村庄和旧建筑的位置(Szendrey, 1925年)。二十世纪许多科学家都一致认为,草原民族之间的口述传统往往延续了几个世纪,出于这个原因,例如,与匈牙利人民和匈奴族亲缘有关的口述传统可以视为具有历史价值的内容(Hóman, 1925)。

在全球化时代之前,农民历史观是固定的,地方性的。对于村民来说,乡土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们历史传说与我们自己的村庄、故乡的自然禀赋或重大史迹有关。我们名人,国王和王后只有通过某种假设或真实的事件与他们的故乡联系起来时,才能留在村民的记忆中。

蓬农豪尔毛本笃会大修道院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景点名录,而周围的传说传统也可追溯到一千年前。这个地区的中心居民点是蓬农豪尔毛镇,以其修道院而闻名于世。成立于公元996年的蓬农豪尔毛修道院在中世纪中欧基督教传播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十九世纪末民族学专家坎德拉·考博什(Kandra Kabos)将蓬农豪尔毛描述为古老的祭祀场所。他认为,匈牙利阿帕德王室国王继续按古老的习俗献祭以让老百姓接受基督教,从而以大祭司的角色掌握了这个仪式,然后在这个著名的地方建立了修道院。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祭祀场所,它们在基督教中一直是圣地,并且做为修道院形式的教会,仍然是宗教生活的中心。(Kandra, 1897:261-262)因此并非巧合的是,这个地区的民间传统保留了许多中世纪主题。

蓬农豪尔毛(Pannonhalma)位于匈牙利西部,于杰尔市(Győr)东南19公里处,在硕克罗丘陵(Sokorói-dombság)。

图1、潘农哈尔马在地图上的位置



资料来源：<https://ru.wikipedia.org/wiki/Сокор%C3%B3-dombs%C3%A1g>

匈人帝国时期的潘诺尼亚

蓬农豪尔毛在“征服家园”之前的最主要历史事件是并入罗马帝国。将潘诺尼亚组织成罗马帝国行省的过程逐渐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和风景风貌（Szőnyi-Tomka, 1996:38-39）。这个地区有许多，后来被征服这个地区的匈牙利人也使用的罗马帝国遗址和道路痕迹（Fehér, 1874:384）。可能在公元一世纪下半叶，在弗拉维王朝时期，将蓬农豪尔毛地区组织成罗马帝国的行省之一了。发掘的罗马帝国遗迹包括陶器、硬币和罗马墓葬。后来，哥特人、阿兰人、匈奴人、苏维汇人、伦巴第人都占领过这个地区（Szőnyi-Tomka, 1996:41-43）。

原潘诺尼亚（Pannonia Prima）行省是匈人帝国的一个小地方，被匈人统治的时间只有二十多年（433-454年），但是这二十年恰好是在奥迪拉（Attila³）统治时期。这个地区的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考古学家于1979年在杰尔（Győr）市发掘的蓬农豪尔毛匈奴亲王遗迹。所挖掘的文物包括一把装饰精美的剑、一只镀金的弓，和一只按匈奴习惯上轡的，有镀金马具的“公务马”。蓬农豪尔毛的仪式剑是匈牙利首屈一指的文物。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在黑海地区、克里米亚半岛、伏尔加地区和莱茵河沿线也都发掘了类似的文物，所以这两个相距数千公里

的文物群体之间在时空上的关联只有蓬农豪尔毛的仪式剑。它的价值因为黄金装饰而更高。游牧民族一般用骨板加固反曲弓的弓把和末端,而匈奴的著名“黄金弓”的同样部位是由金片装饰的。考古资料显示,这种弓不能射击,并不是战士的华丽武器,而是权力的象征。再者,蓬农豪尔毛的这个文物并不是坟墓中发掘的,这是按中亚葬礼习俗埋葬的:与贵人的灵魂告别时,被单独埋在地下的,以便将权力徽章送到阴间。死去的领袖被埋葬在附近一个机密的,没有标记的坟墓里,就像奥迪拉传统上的坟墓一样(Tomka, 1988:102-103)。

在19世纪,坎德拉·考博什(Kandra Kabos)正好是在葬礼传统相关内容里提出了匈人、匈奴族和中国人的血缘关系,并且试图用古匈牙利雕刻字母的共同点来证实他的观点(Kandra, 1897:471)。这三个民族的血缘关系有关的科普读物在中国很多,但也有些科学分析强调奥迪拉亲王的角色(霏霖, 2020)。实际上这个理论的来源可追溯到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作品:他认为,匈奴的古县是在中国长城以北的沙漠中,并且在他著作中他描述了匈奴从中国被驱逐的故事(Gibbon, 1869:97-98)。

中世纪最多样化的征服家园有关的遗迹与蓬农豪尔毛镇相连。这里的大修道院是我国第一个修道院。圣伊什特万国王邀请了意大利和捷克本笃会修士来圣马丁山奠基修道院,并且为他们的传教和教学工作做出了可观的捐赠:将被击败的绍莫吉州(Somogy)州长科帕尼(Koppány)手下的人和收入的什一税献给了修道院。正因为这个原因,本笃会在实现匈牙利封建国家秩序、传播基督教和建立教会文化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本笃会修士开办了我国最早的学校,用拉丁文写了最早的特许状、法律条款和历史记载。本笃会还引进了欧洲建筑艺术,我国最早罗马式建筑就是得益于这个教会而建造的。匈牙利最早文献《祭文》也是一位本笃会修士记载的。在这些重要的文化工作中,本笃会的中心,蓬农豪尔毛走在了前沿。而修道院长成为了国家最显要人物之一。因此,在这个地区发生了众多历史事件。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事件对全国各地都有重大意义。(Márton, 1961:492)。丰富的历史因此注定潘诺尼亚人民保留丰富多彩的历史传说。下面,按时间顺序列出与蓬农豪尔毛地带民族英雄有关的民间传说和传奇。

阿帕德亲王

在“征服家园”时期民间文学传统最具象征意义的因素中,阿帕德亲王相关的仍然存在的传说最为重要。其中最主要的是泰涅(Tényő)村的阿帕德矿泉。尽管当地的历史文献很少提到这口著名矿泉,但连当地年轻人也熟悉其来源有关的传说。以石头覆盖的阿帕德矿泉附近,设有纪念碑向游客说明,903年阿帕德亲王和其随行人员在这里喝了泉水(Bárdos, 1998c:850)。当地人民以多种不同的故事解释这口矿泉的产生。据一种说法,在这里露营的阿帕德亲王的马的脚下地面下沉了,新鲜的泉水喷涌而出。不少人认为,在矿泉旁边仍然可以看到马蹄痕。也有人说,从蓬农豪尔毛过来的征服家园的战士们哪儿都没有找到水,这

时候，阿帕德亲王一剑刺入地下，涌出一股泉水。战士们用泉水解渴。根据另一种传说，征服家园的战士们在这里给马喝水（Unti-Varga, 2009:176; Sulyokné, 2009:19）。

崇拜矿泉水的传统很古老，许多民族的宗教里都出现。我国编年史提供大量关于征服家园祖先崇拜泉水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古匈牙利人定居、生活和埋葬都在水和矿泉附近。我国编年史中提到的蓬农豪尔毛山的神圣喷泉特别受到尊重，阿帕德亲王也被埋葬在其附近。在匈牙利萨博尔奇镇于1092年五月份举行的教会会议（szabolcsi zsinat）不得不以严峻的法令控制匈牙利民族对矿泉和水的崇拜。这个法令提到，任何为矿泉献祭的人，必须向修道院缴纳一头牛作为惩罚。民间传统生动地保存了古老矿泉崇拜习惯，保留了一些矿泉神奇起源的故事。我们祖先自古以来认为，落潮和泛滥的矿泉水有着特别强的预卜能力（Ipolyi, 1854:201）。

位于泰涅（Tényő）村的阿帕德矿泉旁边崛起着一座山叫塔博尔山（Táborhegy/词义为军营山）。据传统，阿帕德亲王的战士们曾聚集在这里。据村民的一个历史传说，匈奴人，也就是后来征服家园的战士们扎寨过当地的军营谷（Táborvölgy）。由于地理特征，军营谷非常适合扎营：三边有高山保护，从山顶可以看到山谷。正如当地人所说，军营谷是一个僻静的有高山包围的地方，只有中午才有阳光。为了给马喂水，战士们在道路中间挖了一个36米深的井。这口井仍然存在，而且军营山谷的所有水井中，这是水量最多的。匈牙利征服家园时期的传奇传统也与军营山谷上方的纽戈多（Nyugodó，词义为“安息”）山坡有关。据此，阿帕德亲王和战士们曾经在这里休息，因为从这里可以看到从西边来犯的敌人。泰涅村老人们说，在征服家园的匈牙利人之前，匈奴扎寨在“军营山”和“安息山坡”上（Unti-Varga, 2009:177; Vehrer, 2019:47-53）。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喀尔巴阡盆地民间传说中，即使到了新世纪，关于匈奴的传说仍可收集。传说叙述人经常提起征服前的过去，以证明他们对某个地理位置或定居点历史的叙述是合理的。同时，也出现了认为部分历史传说中含有真实信息的科学学派（Jenei, 2020:162-163）。

泰涅村所有传说当中最有意思的是馒头山（Cipó-domb）的故事。尽管还没有进行挖掘考证，据考古调查，这座人造的半球形山丘是个陵墓。许多人认为，是青铜时代晚期或铁器时代早期的土墩墓。这种土葬方式在杰尔-莫雄-肖普郎州（Győr-Moson-Sopron megye）多处都可以看到（莫尔纳尔/Molnár, 2006: 339-340）。与这个丘陵相关的考古描述不完全一致，而且泰涅村的民间传统也保留了多种解释。有人说，这座山是阿瓦尔、哥特或者凯尔特这三个古老民族之一建起的葬礼地点，是一个伟大领袖的坟墓。根据当前的传统，目前仍然被用作为墓地的山隐藏的是阿帕德亲王的坟。这座山是阿帕德的战士们用头盔堆起来的。他们不愿意将亲王埋在地下，所以用土地垫在他身下。因为他的军队人数众多，所以运来的土地成为了一座山，而由于它的形状，后来叫它馒头山（Cipó-domb）。直到今天，还可以将这时候形成的附近的沟渠指给我们看（Vehrer, 2019:36-46）。

迄今为止,阿帕德亲王墓地的位置仍然存在争议。早期中世纪最重要的战役之一是波若尼战役⁴,据传统,阿帕德墓地的机密也与此相关。在895-896年征服匈牙利后,到907年,匈牙利统治区西部边境接近了当前奥地利恩斯河(Enns)地区。东法兰克王国之所以要对匈牙利实施决定性的军事打击,是想要消灭,或重创匈牙利军队,并从原法兰克领土摩拉维亚公国和潘多尼亚逐出匈牙利军队。这场战役以东法兰克军队的毁灭性失败告终,巴伐利亚王子利奥波德和萨尔茨堡大主教迪特马尔也阵亡。在战役中几乎所有的巴伐利亚贵族都丧生。匈牙利获得了更多领土,直到955年,恩斯河成为了匈牙利边境。在喀尔巴阡盆地定居的匈牙利这时候正式将此地称为家园,征服家园的过程以这场决定性战斗结束,这也是我国第一场国防战争。在胜利后的120多年,没有敌军侵入匈牙利土地,所以匈牙利祖先可以在他们新家园定居(Torma, 2008:11-166)。

关于著名的波佐尼战役,历史学家绍鲍多什·乔治(Szabados György)强调,我们不知道阿帕德亲王是否活到907年的夏天,是否获得了捷报。没有文献记载他诞生和逝世的具体时间。他的坟墓和遗骸尚未被确认。我们也不清楚他的性格特征(Szabados, 2007)。历史学家考纽·费伦茨(Kanyó Ferenc)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奇怪的是,尽管阿帕德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西方和拜占庭文献都没有准确报道他的死讯。除了土耳其语的《匈牙利人的历史》(Tarih-i Ungurus)之外,这位率领征服家园的匈牙利亲王从编年史家的消息中消失了。从拉丁语翻译成土耳其语的16世纪编年史将阿帕德的逝世是这样描述的:“他活了很久,他吃喝很开心,没有一个敌人伤害他,没有人攻击他。他多年生活内心平静,但毕竟他的生命已耗尽。他时间到了,变老了、虚弱了、生病了、他的心碎了,时代把脸背过去,用土地蒙住了他眼睛,也就是说,他逝世了”⁵。没有任何透露阿帕德的埋葬地点的信息,而且后来也没有提到,反而开始谈亲王后代的历史(Tarih-i Ungurus, 1982年)。

然而,我们另一个文献,即《匈牙利人的事迹》(Gesta Hungarorum)更详细地报道了的阿帕德坟墓的信息:“然后,阿帕德酋长和他麾下一众贵族就这样走了,到了圣马丁山脚下,在这里扎寨并自己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萨博利亚矿泉(Szabária)的水。随后他们登上山峰,看到潘诺尼亚美景时,感到十分高兴。…然后,在主的生年九百零七年,阿帕德酋长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被埋在一条小河的源头上方,这条小河顺着石河床流入奥迪拉亲王之城。同时,匈牙利人民皈依基督教后,为圣母玛利亚建造了一座被称为“白色教堂”的建筑。”(十三世纪匈牙利无名历史学家/Anonymus, 2003:123)

由于阿帕德亲王墓地的地点仍然有争议,难怪泰涅村民相信,无名历史学家Anonymus描述的是他们的村庄,而且认为,当地的阿帕德矿泉和附近的蓬农豪尔毛证实了这一点。大部分村民认为,阿帕德亲王被埋在他们的村子里(Vehrer, 2018:36-46)。更令人信服的是阿帕德矿泉相关的故事,它结合了泰涅村征服家园时期的民间传统。“我小时候听说,征服家园的匈牙利人在‘军营山谷’扎寨,这与名字无关。阿帕德矿泉的名字清楚地表明,阿帕德酋长来过这里。据

说，在馒头山埋葬的是个著名领袖。值得考虑，这些名称是否具有历史依据。阿帕德和他的军队从白城（Fehérvár）路过这里，而且波佐尼战役的战场离这里只需走两天。据说，阿帕德在战役中受了伤，过了两天就死亡了。当他们回来时，可能正好在泰涅村停下休息。如果将这三个地点联系在一起，征服家园的军队可能在‘军营山谷’，从阿帕德喷泉的水中饮用，而且面包山也可能是阿帕德亲王的坟墓所在的地方。”（Vehrer, 2018:46）。

文献记载证实，阿帕德亲王与蓬农豪尔毛地区有着联系。我们州的大多数居民点都被阿帕德亲王作为部落居住区占领，所以开国国王圣伊什特万能将当地土地慷慨地捐赠给杰尔市（Győr）主教和分会、圣道博（Szent Adalbert）大修道院副院长、本笃会和海戴尔（Héder）家族。此外，阿帕德将附近的杰尔市（Győr）指定为主要国防城市，而被击败的叛军领袖科帕尼（Koppány）切成四部分的尸体一部分钉在杰尔城门上的事实也证明了这座城市的突出意义（Fehér, 1874:472, 493, 536）。

圣伊什特万

蓬农豪尔毛与创立匈牙利基督教国家身份的，我国第一位国王圣伊什特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座城市的主要景点是蓬农豪尔毛（Pannonhalma）修道院，这是匈牙利本笃会的中心。这个建筑群位于在巴科尼山（Bakony）和匈牙利小平原交汇处，在圣马丁山上。1996年，修道院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在2004年获得了《匈牙利遗产奖》。历史文献将大修道院所在的山也称为“圣山”。1996年，当盖扎（Géza）亲王让第一批修士定居在这里时，圣阿斯特里克（Szent Asztrik）成为了蓬农豪尔毛的第一位院长。几年后，在公元1000年左右，圣伊什特万派圣阿斯特里克（Szent Asztrik）拜访罗马教皇，以承认新成立的国家。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 II）是饱学之士，曾担任德意志罗马皇帝，欧托三世的教师，所以在世纪之交，教皇和皇帝能以师徒关系合作。他们共同的计划是在耶稣诞辰1000周年，建立基督教欧洲。所以说，阿斯特里克是在一个非常幸运的历史时刻来到罗马的。根据传统，为了承认基督教匈牙利王国的主权，他得到了教皇赐予可以加冕伊什特万的王冠。修道院的权利是1002年由圣伊什特万签发的王室制造确认（Juhász-Laczik Albin, 2020）。

圣山的历史中一个重要细节是，圣马丁诞生在这个地方，并且他在潘诺尼亚生活期间选择这里为他的祈祷之地。潘诺尼亚当时的面积并不大，只有圣山脚下的第一个，和附近的几个庄园和村庄组成的。在历史文献中，潘诺尼亚（Pannonia）也被称为绍巴利亚（Sabaria）。在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入侵时的庄园普查中其位置确定为蓬农豪尔毛以南地区。与此相关，还记载了一个名为潘诺尼亚之首（Pannónia feje），即潘扎之首（Pánzsafő）的圣泉。阿帕德亲王和他的军队安营在圣马丁山旁边的矿泉（绍巴利亚矿泉）并且喝了泉水。然后他们上山，在那里观赏了潘诺尼亚的美景（Erdélyi, 1902:222）。蓬农豪尔毛镇曾叫做

圣马丁镇(Szentmárton)。自古有人居住在这里。一些专家认为,这座镇被建在一个名为“Civitas Pannonia”的罗马城市的遗址上(Bárdos, 1998a:747)。

当地居民对这些历史事件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留下了许多关于开国国王和他后代有关的故事。在蓬农豪尔毛修道院圣马丁大教堂地下室,位于西翼的,嵌入墙的红色大理石覆盖的半圆形座位原本可能是修道院院长专用的,但据民间传统,这是国王圣伊什特万的座椅。据伊博伊(Ipolyi)记载,国王在祈祷仪式或者教会会议的时候坐这座被认为有治疗作用的座椅上(Ipolyi, 1874:442)。圣伊什特万的宝座又叫国王座椅。据传统,是完全由红色大理石雕刻而成。据说,基督教徒虔诚地坐在其上并向圣母玛利亚和上帝恳求,后背和腰痛会好转(Esterházy, 1696:134-135; Magyar, 2000:175)。这个传说得到了多方面的坚持,举例说,宗博利(Zombory)将位于教堂主坛下的地下室叫做圣伊什特万的小礼拜堂。他提到的是石长凳,我国第一位国王在那里满怀敬畏地望了弥撒。他认为,如果腰疼的人做在长凳上,腰疼会治愈(Zombory, 1862:190)。

真福者吉泽拉王后

圣伊什特万国王的妻子真福者吉泽拉(Gizella)王后与蓬农豪尔毛本笃会大修道院有着密切联系。王后给所有新建的重要教堂捐赠了她个人作坊里缝制和刺绣的祭祀用的服装。此外,吉泽拉还承担和组织了定做弥撒所需要的用品,并且为此提供了资助。她从巴伐利亚引进了金匠,他们在匈牙利设立了作坊。王后给新建立的修道院捐赠了金杯、银壶、各种碗和弥撒用服饰,所以蓬农豪尔毛修道院的宝库变得富有(Szántó, 1988:89)。

这个地区历史最悠久的,阿帕德国王时代成立的村庄叫杰尔奥索尼福(Győrasszonyfa意思为杰尔夫人树)。它名称保存着王后吉泽拉。据传统,这个村庄是王后农奴居住的村庄。又有人认为,村庄之外的农田是王后的财产。在十四世纪,这个村庄的地主当中出现了“Asszonyfalvi”(意思为“夫人村庄的人”)姓氏(Borovszky, 1908:19; Sárosy, 1998:625)。王后宫廷确实有宅院和宫廷人民。十三世纪,老百姓还往往提到了王后,并通过地名保存了她的回忆。任何出现“夫人”(asszony)这个词的地名,都曾经是她的,因为在阿帕德时代,“夫人”这个词是王后的尊称(Györffy, 1983:244)。Asszonyfa(夫人树)村的纹章中,封盾的王冠指的是原拥有者王后,盾中的年份(1150)则是中世纪初的建造年份(Bedécs-Horváthné, 2003:70)。杰尔奥索尼福(Győrasszonyfa)村外叫莱尼亚(Lénia)的路也与吉泽拉王后有关(Lénia的意思是田野中狭窄而笔直的土路——译者注),吉泽拉王后经常通过这条路去蓬农豪尔毛望弥撒(Ábrahám, 1997:315)。

蓬农豪尔毛大修道院珍品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吉泽拉王后制作的斗篷,这是加冕斗篷的精确复制品。拜占庭式斗篷是由最上等的面纱面料制成的,具有与加冕斗篷相同的图案、装饰和字样。这个斗篷的故事充满曲折。吉泽拉原来把它送

给塞克什白堡城（Székesfehérvár）的圣母玛利亚教堂。1543年，从教堂的宝藏被运送到维也纳⁶。从那时起，这件斗篷就被完全遗忘在皇家宝库中，直到女皇玛利亚·特蕾西亚（Mária Terézia）将其捐赠给了蓬农豪尔毛大修道院。在1756年解散修道会后，这个遗物被移交给松博特海伊（Szombathely）主教并规定，如果任何时候恢复本笃会，该斗篷应当归还给蓬农豪尔毛。因此，在1804年，恢复修道会的大主教诺瓦克·克里佐斯托姆（Novák Krizosztom）从松博特海伊（Szombathely）法政牧师手中接管了这个国宝（Fehér, 1874:668-669; Francsics, 1896）。加冕斗篷的复制品仍然由蓬农豪尔毛大修道院保存。

圣·伊姆莱

据历史记载，伊什特万国王和吉泽拉王后的儿子伊姆莱（Imre）王子曾在蓬农豪尔毛大修道院接受教育。所以在蓬农豪尔毛地区有着不少圣伊姆莱有关的事实和传奇并非偶然。蓬农豪尔毛以北（直到17世纪）有一座叫圣伊姆莱（Szent-Imre）的村庄，葡萄生长在其山丘上，而且历史文献也记载它的教堂。而从帕兹曼德村（Pázmándfalu）以北的圣伊姆莱山，有一条著名的白色道路经过绍巴利亚矿泉（Sabaria）通向修道院（Fehér, 1874:25, 548）。按现在的地名，在蓬农豪尔毛的伊洛克（Illak）森林中，圣伊姆莱山（Szent Imre-hegy）保存着王子的回忆。根据传统，圣阿斯特利克（Szent Asztrik）在这里迎接来访问大修道院的王子，所以这座山被命名为圣伊姆莱山。这座名为王子山（Herceg-hegy）的丘陵上至今仍保留着由蓬农豪尔毛修道院院长费黑尔·伊博伊（Fehér Ipoly）在匈牙利建国一千周年之际在1896年竖立的纪念柱。相传1031年，伊姆莱王子在一次狩猎中遭遇意外身亡，被一头受伤的野猪撕裂（Francsics, 1896）。

根据圣伊姆莱的传说，每逢来访问蓬农豪尔毛的时候，修士们通常在山脚下迎接王子。有一次圣伊什特万带着他儿子一起过来时，伊姆莱王子用七个亲吻向一位修士致意（Ábrahám, 1997:316）。故事是这样的：当伊姆莱王子和他父亲像往常一样去蓬农豪尔毛祈祷时，修士们在修道院门外隆重迎接了国王和王子。相传，他们来到了老百姓称为伊姆莱峰（Imre magaslat）的地方。在这里，虔诚的国王将应得的尊重赐给了他的儿子，派伊姆莱先过去，所以修士们先迎接的是他。修士们都走到了伊姆莱王子前面，而他按当时的习俗以亲吻向他们敬礼。由于他很清楚每个修士的功德，并没有平等地对待修士们，而是有的亲吻了一次、有的三次、有的五次、最后一个叫莫尔（Mór）被亲吻了七次。圣伊什特万国王见状很好奇，怀疑这种区别有重要原因，所以在弥撒后跟儿子友好交谈中打听他为什么没有均匀地分配问候亲吻。伊姆莱将他们每一个人的功德和错误都交待了，并强调了他亲吻七次的莫尔修士，因为他一生都过着纯净的生活。伊什特万国王对答案感到满意，但自己也要确认答案是真实的，所以他夜间秘密回到了蓬农豪尔毛，观察修士们祈祷的精神。他悄无声息地溜进了教堂并看到，在祈祷后，修士们基本上都睡觉去了，只有那些被伊姆莱亲吻过多次的人才留下

熬夜，他们都在教堂的不同僻静角落祈祷。这时候国王站出来，分别走过祝福他们。最后走过伊姆莱亲吻七次的莫尔修士，但莫尔沉浸在祈祷中，没有注意到国王。圣伊什特万这样确认了他的虔诚，很快将他任命为佩奇（Pécs）大主教（Karácson, 1899:7-8）。

奥鲍·莎穆尔(Aba Sámuel)

门弗（Ménfő）⁷ 村的名称是以皇家马厩命名的。这个村庄附近的战役是圣伊什特万逝世后王位继承争议中的一个重要事件。1044年7月5日发生的战役，作为门弗（Ménfő）战役被载入匈牙利历史史册。当天，匈牙利国王莎穆尔和德意志罗马皇帝亨利克三世（III. Henrik）支持的奥尔塞奥罗·彼得（Orseolo Péter）军队为争夺王位交战。前匈牙利国王奥尔塞奥罗·彼得在圣伊什特万逝世后继承了王位。对匈牙利国王奥鲍·莎穆尔的袭击是在皇帝亨利克三世的宫廷里准备的。同时，受迫害的匈牙利贵族向他奉献了王位和在战役中的支持。

彼得在亨利克三世的支持下，于1044年夏天渡过多瑙河以南的沼泽地袭击了匈牙利。这时候，得益于已倒戈的匈牙利贵族们的支持和对这个地区状况的熟悉，他的军队渡过了拉布曹河（Rábca）和拉包河（Rába），很快就到达了门弗（Ménfő）。奥鲍·莎穆尔与皇帝大致相同规模的军队等待入侵的敌人，并在门弗（Ménfő）打了决战。在武斗期间，匈牙利国王的大部分战士都投敌了，或者干脆离弃了国王。另一方面，天气也不利于奥鲍·莎穆尔：一场巨大的风暴笼罩了匈牙利军队，在尘云中难以瞄准，弓箭被风暴吹散。因此，这场战斗以奥尔塞奥罗·彼得（Orseolo Péter）支持者的决定性胜利结束，奥鲍·莎穆尔（Aba Sámuel）被迫逃离，随后不久被杀害。彼得最终夺回了王位，并将其贡献给了德罗马帝国。（Szabady, 1990:96-97）由于在门弗（Ménfő）战役中丧生的德国战士众多，民间将这个村庄长期叫做“Verloren-Bayer”即“剥夺了生命的德国人”，因为尸体的腐臭味很大，两个月无法靠近村庄（Borovszky, 1908:42）。《插图编年史》（Képes Krónika）也详细记载了这场战役。

圣拉斯洛

我国圣拉斯洛（Szent László）国王与蓬农豪尔毛地区的联系也比较多。在他统治期间，修道院恢复了昔日的辉煌，因为国王给本笃会修士赋予了许多新的特权和赠品。其中，建立了当时非同寻常的，由72卷组成的图书馆。他多次去过这座圣山，举行了会议，而且据说，他在这里为自己和后代建造了王家住宅。包含圣拉斯洛（Szent László）头骨的银胸像，目前在蓬农豪尔毛附近的州府杰尔（Győr）市保存。这个地区有不少关于圣拉斯洛国王的民间传说。相传，在附近山区许多地方，有不少大小不一的圆形和扁平的石头。人们认为，小的是石化了的小扁豆。而大的称为圣拉斯洛的钱。根据传统，逃亡的敌人撒钱以防

止追击的匈牙利军队跟踪，但是国王把硬币变成了鹅卵石，这样使得诡计无效（Fehér, 1874:29,430,589）。

根据关于圣拉斯洛国王的另一个民间传说，蓬农豪尔毛丘陵地中位于门弗乔瑙克（Ménfőcsanak）村附近的凸出点之一被称为国王圣拉斯洛的丘陵（Szent László király dombja）或王之丘陵（Királydomb）。这座丘陵的故事一千年保存了所罗门（Salamon）王和圣拉斯洛王位继承争议的故事：“圣拉斯洛国王是一位非常诚朴，优秀的国王。但是他的一个叫所罗门的亲戚还是发动了叛乱，要夺取王国。他无法独力打败他，因为老百姓很爱戴圣拉斯洛，于是他承诺，只要德国国王给他士兵，他愿意分割国家的一半领土。德国很乐意借兵，于是他跟带着武装和盔甲的德国军队侵入了国家。…但圣拉斯洛国王及时风闻此事。他带着他的军队来到了门弗（Ménfő）村。在这里有一座美丽而宽阔的丘陵，国王军队扎寨，因为在这里杰尔（Győr）来的路一览无余。他在这里等着敌人。他们很快就来了。他们只好在国王丘陵对面，在平原上扎寨。夜里，两个德国士兵偷偷上山去刺杀圣王，因为那样他们第二天就不需要交战了。在丘陵地正好有一个著名的牧人，他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都在这里放牛。他有两条大大的匈牙利牧羊犬。它们突然嗥起来。“你们安静下！”牧人说，但它们跑进了黑夜。狗能预料到麻烦，这两条也不例外。它们直奔国王的营地。到圣王的帐篷时，两个刺客正好要溜进去。狗跳到这两人身上撕扯啃咬。守卫们和国王被噪音惊醒，但这时候那两个德国人已经完蛋了。圣王这样奇迹般的逃脱了。第二天，他打败了德国军队，叛徒所罗门也在战争中丧命。从那时起，圣拉斯洛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后来他经常回来，在这里裁判人民当中的纠纷。”（Timaffy, 1976:77-78）。

国王贝拉四世

关于贝拉四世（IV. Béla）和蓬农豪尔毛区的联系有许多文献记载，特别是国王颁发的捐赠证书。例如有人记载，在1253年和1254年，他在杰尔（Győr）呆了较长时间，目的是促进城市和州居民的工商业活动，并为此提供了各种优惠（凯赖凯什/Kerekes, 1929:14）。据传统，贝拉四世跟蓬农豪尔毛相邻的劳沃兹德（Ravazd）村有着密切联系，这并非巧合。劳沃兹德（Ravazd）村原来是圣马丁山修道院的庄园，在这里有一口著名的矿泉叫“潘诺尼亚矿泉”（Pannóniai Kút）又称潘扎河源泉（Pándzsá ere），当前的名称为“贝拉四世的源泉”（IV. Béla király kútja）（Vályi, 1799）。无名历史学家Anonymus也记载了这个矿泉：阿帕德酋长和他贵族在圣马丁山脚下扎寨并自己和他们的动物都喝了萨博利亚矿泉（Sabaria）的水。然后登上圣山并观赏了潘诺尼亚的美景（无名历史学家Anonymus, 2003:123）。

据文献，阿帕德酋长和他的军队从上述井中喝水以及后来逃离鞑靼人的贝拉四世也在这里解渴了。据现在的传统，这个水泉的产生是跟贝拉四世有关的。这口老百姓称为“贝拉井”的矿泉的建筑上有着这个记载和解释历史事件和名称来源的纪念碑（Borovszky, 1908:55）。在劳沃兹德（Ravazd）村附近有一个口

矿泉也叫“贝拉王的水井”(Béla kútja)。据弗伦齐奇(Francsics 1896)的记载,被蒙古军队追击的国王曾在井边休息,同时从蓬农豪尔毛修道院院长乌利亚什(Uriás)手中取了他借来的800块银币(弗伦齐奇/Francsics, 1896)。顺便说一下,贝拉四世国王在一封1231年写的信里将这个矿泉也叫作圣矿泉、绍巴利亚矿泉(Sabaria)、潘农弗(Pannonfő)和帕诺莎(Panosa)(费黑尔/Fehér, 1874:73)。巴尔多什(Bárdos, 1998b)更详细的引用了这个文献的内容:“根据传统,圣马丁诞生的地方,在中间山谷有一个圣泉,它被称为潘诺尼亚的矿泉(Pannonia forrása, 拉丁文叫caput Pannoniae)。这个矿泉的水与其它矿泉水汇合成溪流,在圣维莱鲍德(Szent Villebald)的教堂下,这个溪流叫潘扎或帕诺莎河(Pándzsa/Panossa)”(Bárdos, 1998b:777-778)。

相传,贝拉王一剑刺入地下,就涌出一股硫磺味或铁味的泉水。国王、他的军队和他们的马都喝了这个水。在17-18世纪,这个被认为具有治愈能力的矿泉成为了著名的朝圣地。1792年,得益于蓬农豪尔毛大修道院,1792年在泉水上方建造了一座巴洛克式井房,后来被宣布为国家保护的文化遗产。1992年,建筑上添加了一幅描绘圣马丁割袍赠乞丐的画。井房西侧有一块大理石纪念匾,上面拉丁文字样的意思是:“彭尼奥尼亚的这个矿泉井曾经是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品尝并喜爱它。因年代久远,状态已开始恶化,但潘诺尼亚圣山(修道院 - 译者注)的呵护下,现在更干净的水冒出来。1792”(Vehrer, 989:19; Szűcs, 2020:86)在1800年中期,时任修道院院长更新了纪念碑,他添加拉丁文字样的是“贝拉四世国王在1241年,在此处休息过。”(Fehér, 1874:551)

国王贝拉四世的记忆在蓬农豪尔毛附近的其他居民点也保存下来。匈牙利“Csanak”⁸(饮水用木杯)这个单词源于公元十世纪,是匈族征服家园时代的一种木制器皿,与当地葡萄种植业有关的。这个村庄可追溯到阿帕德时代的遗迹是吉莱伊塞科(Királyszék,意思是国王审议会)。如今,在一个人工土丘顶上的一个小石头十字架提醒我们,1244年贝拉四世在杰尔-乔纳克(Győr-Csanak)的郊区举行了审判日。后来,这种审议会在容易去的山丘下的草地上还举行过几次(Fehér, 1874:604)。国王贝拉四世在蒙古入侵后多次巡回了全国,以伸张正义并消除蔓延的弊端行为。国王审判日很快就被部分国会,领主主持的审判日取代。由于杰尔(Győr)是一个较小的州,它与克玛隆镇(Komárom)⁹一起举行了这种会议,其地点一般在一个叫做吉莱塞科(Királyszék,意思是国王审议会)的地方(博洛夫斯基/Borovszky, 1908:22)。

领主科恩特·米克罗神(Konth Miklós)在1351年,领主伊洛什沃伊(Illosvay)在1394年,而领主高劳(Gara)在1375年和1386年在门弗(Ménfő)举行了审议会。15世纪,随着领主审议会的废除,分别举行了公共审议会和州审议会。后者的举办场所仍然是吉莱伊塞科(Királyszék)。在人工山丘上原来只有一个木制十字架,这是毛约尔·亚诺什(Major János)在1800年竖立的。在关于1809年基什梅杰尔(Kismegyer)¹⁰战役的描述中也提到了这个木质十字架,并叫它红十字架。根据纪念碑上的铭文,在1975年的翻修中,采纳了地主兼法官科勒尼奇·亚诺什(Kolonits

János)的墓碑。这个纪念场所旁边的街道还称为吉莱伊塞科(Szabady, 1990:97-98)。

民间传说还保留了一个关于贝拉国王在和他家人逃离鞑靼人时，路过这个村庄的故事。王后感到身体不适，一个种葡萄的工人用木头雕刻的杯子(csanak)¹¹给她喝水。贝拉国王没有忘记村民的善举，在鞑靼军队撤离之后，他回到了这个村庄，并将其命名为乔纳克(Csanak)，而善举的地方则称为是吉莱伊塞科(Királyszék)。这时候，当地人为他制作了一个漂亮的宝座，他坐在其上，从那时起就从这里主持审议会。此后，只要对案件需要做出判决时，他多次返回恰纳克(Csanak)了(Timaffy, 1992: 125)。

结束语

蓬农豪尔毛地区的传说保存了所有历史时期的宝贵民间传统。本论文突出介绍了其中与中世纪有关的。我国历史文献也表明，许多阿帕德皇室相关的故事都与蓬农豪尔毛地区有关。坐落于我国第一座修道院周围的村庄保存着圣伊什特万、圣伊姆莱和王后真福者吉塞拉的许多民间传说，而且还流传着“征服家园”的军队事迹，国王圣拉斯洛和贝拉四世有关的一系列历史传说瑰宝。当地人民还保存着波佐尼战役和门弗战役相关的故事。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传统包括解释地名的传说，与民族英雄、战役和战斗有关的传奇，以及与圣人有关的传说。除了它们的文化旅游意义之外，这些当前仍然可以收集的叙事的特殊价值是，它们是父子相传的，而且它们的保存跨越了我国一千年的历史。目前和将来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我国的民族认同，以及保存我们与西方和东方的数百年的联系的记忆。

备注

¹ 具有一千年历史的蓬农豪尔毛天主教本笃会大修道院及其自然环境自1996年以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景点。

² “征服家园”：匈牙利民族祖先在公元9世纪征服了喀尔巴阡盆地。

³ 奥迪拉是欧洲匈奴最著名的君王，许多传奇的主角，生活在公元5世纪。

⁴ 关于波佐尼最早的文献记载，是907年产生的，目前是斯洛伐克首都，称布拉迪斯拉发。

⁵ 这段引文源于Tarih-i Ungurus。据维也纳犹太家庭出身的，后来成为苏莱曼一世的翻译员兼外交官，马哈默德·泰曲曼(Mahmud Tercüman)说，这是他在1543年烧毁塞克什白堡城(Székesfehérvár)皇家图书馆期间亲自救出并翻译成奥斯曼土耳其文的，原来是拉丁文的书。

⁶ 塞克什白堡城(Székesfehérvár)是匈牙利一个州府。这里的圣伊什特万大教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阿帕德国王时代。维也纳是奥地利的首都。

⁷ 门弗(Ménfő)目前是匈牙利西北城市杰尔(Győr)市的城区。

⁸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匈牙利和法国军队在这里战斗。

⁹ Csanak: 木杯

¹⁰ 克玛隆(y)位于匈牙利西北部的一座城市。

¹¹ 基什麦杰尔(Kismegyer)目前是匈牙利西北城市杰尔(Győr)市的城区。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匈牙利和法国军队在这里战斗。

¹² Csanak: 木杯

参考文献

- Ábrahám, I. (1997): Pannonhalma nagyközség történelmet idéző helynevei 《蓬农豪尔毛镇的历史地名》 In: *Az V. Magyar Névtudományi Konferencia előadásai*. Szerk. B. Gergely Piroska-Hajdú Mihály. Budapest-Miskolc. pp 313-318
- Anonymus (2003): *Gesta Hungarorum. A magyarok cselekedetei* 《匈牙利人的事迹》 Pannonia elpusztítása c. fejezet. Fordította: Pais Dezső. Szent István Társulat, Budapest
- Bárdos, D. (1998a): Pannonhalma 《蓬农豪尔毛》 In: Fekete Mátyás (szerk.) *Győr-Moson-Sopron megye kézikönyve*. Szekszárd. pp 747-751
- Bárdos, D. (1998b): Ravazd 《劳沃兹德村》 In: Fekete Mátyás (szerk.) *Győr-Moson-Sopron megye kézikönyve*. Szekszárd. pp 777-778
- Bárdos, D. (1998c): Tényő 《泰涅村》 In: Fekete Mátyás (szerk.) *Győr-Moson-Sopron megye kézikönyve*. Szekszárd. pp 849-851
- Bedécs, Gy. – Horváthné, Volf M. (2003): Győrasszonyfa 《杰尔奥索妮福村》 In: Boda László (szerk.) (2003): *A pannonhalmi-dombság*. Kalauz turistáknak és természetbarátoknak. Szombathely. pp 70-71
- Borovszky, S. (szerk.) (1908): *Magyarország vármegyéi és városai* 《匈牙利各州市介绍. 杰尔州》 Győr vármegye
- Erdélyi, L. (szerk.) (1902): Az apátság birtokai 《修道院的庄园》 In: *A Pannonhalmi Főapátság története. Első korszak, A megalapítás és terjeszkedés kora 996-1243*. Szerk.: Erdélyi László, Stephaneum, Budapest
- Esterházy, P. (1696): *Mennyei korona* 《圣皇冠》 Akadémiai nyomda, Nagyszombat http://real-r.mtak.hu/592/6/rmk_I_1496-RM_I_2r_0028-a.pdf
- Fehér, I. (szerk.) (1874): *Győr megye és város egyetemes leírása*. Budapest. Francsics N. (1896): Győr megye. In: *Az Osztrák-Magyar Monarchia írásban és képben* 《杰尔州和市的普遍描述》 XIII. kötet. Budapest
- Gibbon, E. (1869): *A Római Birodalom hanyatlásának és bukásának története I-II*. 《罗马帝国衰亡史》 Ráth Mór. Pest
- Györffy, Gy. (1983): *István király és műve* 《伊什特万国王及其成就》 Gondolat Kiadó, Budapest
- Hóman, B. (2010): *A magyar hún-hagyomány és a hún-monda* 《马扎尔 – 匈奴人的传统和匈奴传说》 Studium, 1925. Budapest
- Ipolyi, A. (1854): *Magyar Mythologia* 《匈牙利神话》 Heckenast Gusztáv, Pest http://real-ms.mtak.hu/22159/1/K517_000986204.pdf
- Jenei, Gy. (2020): Magyar etnikai identitás és magyar állami szuverenitás. Történeti adalékok az eredetről, a történeti trendekről és a külső megítélésről 《匈牙利民族认同和匈牙利国家主权. 关于起源、历史趋势和外部意见的补充历史信息》 *Polgári Szemle*. 16. évf. pp 159-185
- Jobbágyi, Zs. (2018): Égi bárka Pannon tájban. A Sokoró szent földrajza 《潘诺尼亚硕克罗丘陵的地理》 Illés Nyomda, Győr
- Juhász-Laczik, A. (2020): *Szent István nyomában Pannonhalmán* 《在蓬农豪尔毛跟踪圣·伊什特万. 朝圣者小册子》 Zarándokfüzet. Bencés Kiadó, Pannonhalma
- Kandra, K. (1897): *Magyar Mythologia* 《匈牙利神话》 Kiadja dr. Pásztor Bertalan, Eger
- Karácson, I. (1899): *Szent Imre herceg* 《圣伊姆莱王子》 Szent István Társulat, Budapest
- Kerekes, S. (szerk.) (1929): *Győr - Moson - Pozsony közigazgatásilag egyelőre egyesített vármegyéek és Győr törv. hat. jogú, sz. kir. város részletes ismertetője és monográfiája az 1929-1930. évekre* 《在行政上暂时联合的杰尔-莫雄-布拉迪斯拉发州和杰尔市1929-1930年情况的详细说明和专著》 Budapest

- Magyar, Z. (2000): *Szent István a néphagyományban*《民间传统中的圣伊什特万》Osiris Kiadó, Budapest
- Márton, B. (1961): A Sokorói Halomvidék《硕克罗丘陵》In.: *Élet és Tudomány*. 16. szám. pp 491-494
- Molnár, A. (2006): A Hallstatt-kultúra emlékei a Sokoró-vidéken《硕科罗地区哈尔施塔特文化的遗迹》In: *Arrabona* 2006. pp 337-348
- 需霖(2020): 认匈奴当祖先, 土耳其人是匈奴的后裔吗?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851519
- Sáry, I. (1998): Gyórásszonyfa《杰尔奥索尼福村》In: Fekete Mátyás (szerk.) *Győr-Moson-Sopron megye kézikönyve*. Szekszárd. 莎利 I. (1998) pp 625-626
- Sulyokné, B. Sz. (szerk.) (2009): *Tényői barangoló*《遨游泰涅》106p
- Szabady, J. (1990): Győr-ménfőcsanakai emlékhelyek《杰尔-门弗乔瑙克纪念地》In: Borbély János (szerk.) (1991): *Tanulmányok Ménfőcsanak történetéből*. Győr-Ménfőcsanak Önkormányzatának Testülete. pp 95-104
- Szabados, Gy. (2007): Árpád fejedelem. Történet és emlékezet《阿帕德亲王. 历史与记忆》*Magyar Tudomány* 2007/11 <http://www.matud.iif.hu/07nov/09.html>
- Szántó, K. (1988): *Boldog Gizella első magyar királyné élete*《匈牙利第一任王后真福者吉塞拉的一生》Ecclesia, Budapest
- Szendrey, Zs. (1925): Történeti népmondáink《我国历史民间传说》*Ethnographia* 36. évf. pp 48-53
- Szőnyi, E. –Tomka, P. (1996): Pannonhalma környékének története a bencések megjelenéséig《蓬农豪尔毛在本笃会出现前的历史》In: *Mons Sacer 996-1996. Pannonhalma 1000 éve I.* Pannonhalma. pp 38-46
- Szűcs, M. (2020): *A Sokoró és értékei*《硕科罗区及其价值》Sokorói Tájegységi Értéktár Bizottság. Győr
- Unti, M. – Varga, J. (szerk) (2009): *Győr-Moson-Sopron megye földrajzi nevei 2.*《杰尔-莫雄-肖普郎州的地名, 第2册, 杰尔县》A Győri járás. Nyugat-magyarországi Egyetem Apáczai Csere János Kar, Győr (Magyar Névérvivum. Győr-Moson-Sopron megye) <http://mna.unideb.hu/forras.php?megyeid=4&oldal=2>
- Tarih-i, Ü. (1982): *A magyarok története*《匈牙利人的历史》Magvető Kiadó, Budapest
- Timaffy, L. (1992): *Táltosok, tudósok, boszorkányok. Kisalföldi népmondák*《武士、科学家和巫婆. 匈牙利小平原地区的民间传说》Hazánk Könyvkiadó, Győr
- Timaffy, L. (1976): Történelmi mondák a Kisalföldön《匈牙利小平原地区的民间历史传说》*Arrabona*. A Győri Xántus János Múzeum Évkönyve. 18. évf. pp 75-87
- Tomka, P. (1988): A hun nagykirály kezenyoma Pannonhalmán《伟大匈奴国王对蓬农豪尔毛的影响》In: Borbély János (szerk.) *Kisalföldi kalendárium*. Széchenyi Nyomda, Győr. pp 102-104
- Torma, B. Gy. (2008): A 907. évi Pozsonyi csata katonapolitikai háttérre és hadművészeti modellezése. In: Torma Béla Gyula-Veszprémy László (szerk.): *Egy elfeledett diadal. A 907. évi Pozsonyi csata*《907年波佐尼战役的军事政策背景和作战战术造型》Budapest. pp 11-166
- Vályi, A. (1799): *Magyar országnak leírása III.*《匈牙利国家的描述》Buda
- Vehrer, A. (1989): *Nemzeti történelmünk mozzanatai a sokoróaljai szájhagyományban*《硕科洛地区口述传统中我国民族历史的一些事件》Néprajzi Pályázat
- Vehrer, A. (2019): *Tényő történeti mondavilága Tényő Világa Egyesület az Élhetőbb Településért*《泰涅村的历史传说》Győr
- Zombory, G. (1862): A sz. Benedek-rendi atyák zárdája a Sz. Márton-hegyen《圣马丁山上的本笃会修道院》*Az ország Tükre*. pp 189-190